

「日常生活」与 中国大众文化研究

文学理论批评建设丛书
张 贞 著

作为本体存在的「日常生活」
原初性的「日常生活」
「日常生活」与异化

从彼岸到此岸：精英被大众改写
从对抗到交融：主流与大众融合
从农村到城市：民间向都市转移

娱乐性与「消遣人生」的话语类型
商品性与「倚重市场」的运作模式
平民性与「回归此岸」的文化观念

RICHANG SHENGHUO YU

ZHONGGUO DAZHONG WENHUA YANJIU

文学理论批评建设丛书

张贞著

「日常生活」与 中国大众文化研究

武汉市高校人文社科重点项目研究基地
江汉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科研项目成果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常生活”与中国大众文化研究/张贞著.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4

(文学理论批评建设丛书)

ISBN 978-7-5622-3670-2

I. 日… II. 张… III. 文化—研究—中国 IV. G1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73345 号

“日常生活”与中国大众文化研究

© 张 贞 著

责任编辑:夏兴通

责任校对:王 炜

封面设计:甘 英

编辑室:第五编辑室

电话:027-67867364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3040(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nupress.com>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经销: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印刷:武汉理工大印刷厂

督印:章光琼

字数:200 千字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8.125

版次:2008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定价:18.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新版总序

王先霈

这套“文学理论批评建设丛书”从开始出版到现在已经八年多了，累计共有九种，虽然先后有过加印，也还是都脱销了。出版社要出新版，在版面设计上作改进，作者们也愿意借此作或大或小的修订，同时，还会有若干新著将要陆续增加进来。所以，编辑同志嘱我补写一篇序言，看来，确实是有此需要——需要对原来的设想作某些修正，对丛书策划中新的设想作一交代。

当初，设计本丛书的时候，就是与华中师范大学文艺学学科建设相配合。我在原来的总序中说的，丛书的作者们，也就是教研室的成员，大家在学术上相互呼应协作，并且为下一步理论上的整合作准备。现在看来，这一句话要作分析：“呼应”是教学与研究的客观需要，教研室的成员们在教学任务和研究方向上有所分工，在一个集体里必须协调、默契，也必定会彼此影响；“整合”这个词儿则未见准确——每个人有自己的学术个性，不太可能也没有必要整合。学术群体的建设，尤其是人文学科学群体的建设，最重要的是各人独立的创造性的研究。自选课题做起来兴趣浓厚，有利于扬长避短。至于群体内部观点的接近，研究范围的接近，研究风格的接近，以至于课题的合作，应该是顺乎自然，不必强求。在这几个方面有合有分，分而渐合，合而复分，都不是坏事。至于青年胜过老年，学生超过老师，更是进步和兴旺的表现。我们教研室现仍在岗的同事都比我年轻，怀有对

新思潮、新事物的热情和敏感，我从他们那里时常受到激发和启迪。现行的学术体制中，“计划”的色彩较浓，对学术个性的养成和发挥有些妨碍，最终也不利于真正意义上学派的形成。这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作为一个小集体，在学科建设中，只能是尽可能尊重每位成员的个性。随着中青年同志渐趋成熟，我们这个集体的研究课题，也不再停留于文学批评，近几年在德国古典美学和东方美学领域，在大众文学理论领域，在比较文学和中国古代文论研究领域，都有新的可喜的成果。这也是我们策划本丛书新版的基础。

从我们已发表的成果看，有一个共同的弱点，就是时代特征不够鲜明，较少回应当下现实的尖锐问题。这可能与我们长期教学负担过重、难得有整块的时间集中精力于一个课题有关，但还是应该在我们的学术性格和研究心理上去寻找原因，并尽快予以弥补。近几年从我们这里毕业的博士，有的人学位论文比他们的导师更有锐气，这是值得深入反省的。前面九种书，是 20 世纪的产品，在 21 世纪，新版的这套丛书各册的撰写，希望既踏实沉稳，又表现出更大的探索的勇气和更强的创新的欲望。同事们正从事于多种重要课题研究，阶段性成果不断地问世，有理由对我们的学科建设充满信心，借此机会还要感谢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支持和帮助。

2004 年 7 月 28 日夜 11 时

暑热中于武昌桂子山

总序

王先霈

本丛书的作者们是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学及相关专业的中青年教师，他们聚合在一起，撰写这一套丛书，其整体构想是，以文学批评论为中心，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探讨在世纪转换时期文学理论的变革、更新。

关于文艺学研究的改革和开拓，早已为国内高校中文系教师以及教育界以外的学术同行所充分重视，并且已经有许多成果问世。粗略地说，人们的努力是在两个方向上，一是从一个个具体学科问题入手，诸如形象思维问题、悲剧问题、形式美问题、典型问题、文学语言的功能与性质问题……寻求新的看法、新的结论，而在此种寻求过程中间调整或改变旧的学科思维习性和思维方式，锻制新的研究方法；一是设计新的文艺学理论体系，包括确立新的逻辑起点、新的核心概念，重组基本范畴与命题。显然，后一种工作难度要大得多。我一直觉得，从事这种工作的时机还远不成熟，因为，它还缺乏强有力哲学的支持，还有待一系列重大学科问题的突破性进展作基础。眼前，我们的文艺理论界甚至没有一个迥异于古代的与西方的、为大家共同接受并在理解上少有歧义的术语系列，争论和交流常常在语义层面上就遇到阻碍；而这种术语系列的形成和获得公认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在这种情况下构造新的理论体系，是难以做到坚实牢固的，更不可能严密深邃。所以，在文艺学建设上，我赞成多研究问题，不轻言重建体系；同时，在文

艺学内部,把理论的抽象同文学史的总结、批评实践的深化更紧密地结合。

文学领域的变革往往首先从创作上发端,近十余年的中国文学发展也是这样。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文学内容上的变化,到 20 世纪 80 年代小说、诗歌、话剧剧本文体观念的变化,艺术形式的大范围大幅度的蜕变,掀起一股股新潮;与创作相依相连的文学批评不能不对之作出反应,由此导致批评自身的更新;文学批评对作品、对具体文学现象的判断、阐释需要明确的原则作依据,于是,文学理论的发展变化就必不可免了。在这里,文学批评是中间的富有弹性的更加活跃的环节。不管出于何种心理,文学批评比之文学理论总是受到各方面更多的关切,作家、读者和社会管理者都不能完全漠视文学批评,即令他们对文学理论没有直接的兴趣。但是,一个文学批评家,如果只是说明作品的意义(社会意义与审美意义),那他还只是一个通俗的解说者,只是一个书评作者,还称不上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家。文学批评家还应该揭示文学作品的意义如何产生,如何被接受者体认,指出文学作品生产和传播的种种规律。进一步说,文学批评也需要批评,也需要专门的研究,作为对批评的批评或对批评的研究的批评论,不但有存在的理由,而且应该受到特别的重视。同样,一个文学理论家,如果对当代的巨大而深刻的文学变革没有自己独到的体验,不能对之进行深入思考,怎么能指望他为阐明这种变革提供有用的理论武器呢?

从上述考虑出发,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从 1981 年起逐步建立了文学批评论的教学和研究的专门队伍,十多年来,开设了文学评论课程,编写出版了题为《文学评论教程》的教材,培养了若干届文学批评论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把这一工作推进到新的层次,是我们 20 世纪 90 年代的新目标。在我们看来,无论在文学批评的观念上,还是在文学批评方法或批评切入文学的角度上,以及文学批评论研究的路径上,都要抛弃单一化、凝固化,而走向多元化、开放性。80 年代后期,我们曾提出建设“开放

的社会历史批评”,90年代初期又曾提出建设“圆形批评”。那些,是就批评观念而言,是针对着孤立的、僵硬的、片面的、直线型思维支配的文学批评,也是针对着片断的、直感的、随意的、散点型思维支配的文学批评,希望达成批评主体的自谐以及与不同批评学派、不同批评风格的互谐。在这一套丛书中,我们尝试从各不相同的切入角度开展研究,有在梳理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基础上直接讨论文学批评理论的,有从语言学、符号学出发为文学批评提供新的视角的,也有从文学思潮或地域文化方面侧重批评实践的。我们想以这样的探讨为前提,在历史与现实的比较、理论与实际的碰撞中,拓展思维空间。也许,这比单纯形而上的冥思苦想、比单纯形而下的实际操作,有更多接触、发现新知新见的机会。丛书的作者对所选择的课题,都已经投入多年的精力,发表过若干阶段性成果,分别获得中华基金、国家教委社科基金或湖北省社科基金的资助。本丛书既是各人课题的后期成果,又是相互的呼应协作,还是我们这一个研究的群体下一步理论上整合的准备。

无论是在本丛书的写作商讨中,还是在平时的研讨活动中,我们这个群体的学术见解都没有取得过完全的一致;除了继续内部的切磋辩论之外,借丛书出版的机会,期望得到校外同行和热心读者的指教。

1996年3月22日
于武昌桂子山

大众文化人文内涵的追问（代序）

孙文宪

在批评者看来，大众文化的致命弱点就在于人文内涵的贫乏。

不能说他们的批评没有根据。谁都不会否认，从良莠并存的大众文化现象中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出许多事实来印证这个说法。但是，对于大众文化研究来说，源于经验的认识和依据现象的判断其实并不可靠，因为人们对大众文化的感受和想象，从一开始 就难以摆脱某些观念和话语的纠缠；那些我们自以为是来自切身经验的认识，实际上是在某些话语或理论的参与下才得以形成的，先入为主的观念早已为我们如何梳理经验设置了思路和秩序。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要探究的正是这种现象，他说：“文化的基本代码（那些控制了其语言、知觉框架、交流、技艺、价值、实践等级的代码），从一开始，就为每个人确定了经验秩序”^①；而“知识考古学”所要做的，就是揭示知识或权力话语所建构的秩序对人类经验的控制。后来，在解释他的《性经验史》是一部什么样的书时，福柯以更通俗的语言阐明了词与物、话语和经验之间这种关系，他说：“我是要写一部关于性的话语的考古学。这些话语指明在性这个领域里，我们做什么，我们被

^① 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第 8 页。

迫做什么，人们允许我们做什么，不允许我们做什么；还有，对于性行为，我们被允许说什么，不允许说什么。这才是关键所在。”①

当我们把大众文化作为一个研究对象来把握时，显然不应忽略福柯所说的“关键所在”，它意味着大众文化研究首先应该做的并不是意义的阐释和价值的判断，而是需要追问：我们的研究与哪些话语和理论相关联？断言大众文化缺乏人文精神的价值判断来自何处？这种意义阐释的机制又是怎样形成的？沿着这个思路走下去，我们不难发现，批评大众文化缺乏人文内涵的学者们，实际上是把文学艺术的价值理解成一种对纯粹的精神需求的满足，具有人文精神的文化因此不应与世俗生活、物质需求相关联，更不应该和商业、商品、娱乐、享受相关联。正是这种源于精英文化的品味使大众文化的批评者从一开始，就将自己的立场预设在某些根深蒂固的偏见上。比如，在他们看来，文学作品的畅销全然是商业运作的结果，其不仅不能作为确定作品文学价值的标准，而且相反，作品倒因为畅销和读者众多，使自己无可怀疑地拥有了商品的身份；一旦和受制于经济规律的商业、市场有了如此密切的关系，其受众又是文化水平不高的社会群体，这样的作品还有什么文化品位、人文价值可言？

其实，仅仅拿商品性来否定大众文化和文学艺术的世俗化走向，理由本身就不充分，更暴露了批评者在文化常识上的欠缺，因为他们显然忽略了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自近代社会以来，由于文学艺术的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联系越来越依赖于文化市场的调节，从而使商品性成为各种文艺产品都无法摆脱的一种属性，并非只有大众文化才和商业沾边。商业化或商品性并不仅仅表现在文学艺术和文化的世俗化走向中。

① 《自画像》，见包亚明主编《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6页。

而且，更重要的是，文化市场的形成并不像某些大众文化批评者所说的那样，最终只能将文学艺术推向平庸和堕落；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是，文学艺术之所以从近现代以后才有了独立、蓬勃的发展，作家、艺术家们之所以能够摆脱被豢养的弄臣、附庸地位而获得文化人的自由身份，以及文学艺术之所以有可能从上层社会、富贵人家走入民间，由个人的抒怀和为庇护人歌功颂德而演变成对公众想象的满足，同样得益于艺术生产的市场化。

美国学者刘易斯·科塞在论及欧洲文化的这个转变过程时说：“随着读者的增多及印刷和售书设备的完善，18世纪作家至少有了摆脱庇护人控制获得独立的机会。一个著作界终于产生了，它得到所有人的承认，并赢得了一定的名望和尊重，保证成功的从业者可以过上显贵的生活。不错，这种新职业面临着贵族庇护制时代所没有的困难，但它毕竟竞争得了尊严和自主，并激发了从业者强烈的自豪感。”相反，“如果只为文化精英写作，他就切断了自己和市场主要份额的关系，限制了自己的影响力，这种自我否定的决定很可能会导致他与大众主流趋势的隔绝”^①。中国文学的现代发展也曾经历了类似的过程，现代文学倘若不借助于报纸、杂志、图书出版业的商业运作，也不可能形成现在这种格局。

关于大众文化的“世俗性”，我们同样需要追问：当今中国的大众文化所以拥有如此之多的受众，所以会被人们关注和喜爱，究竟是以人文精神的丧失作为代价的结果，还是恰恰相反，是因为大众文化显示了一种新的人文内涵才得以流行和畅销？答案恐怕是后者。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的大众文化，兴起于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成了它的言说语境和生成背景。中国社

^① 科塞：《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50、51页。

会的巨大变革给生存于这个时代的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赋予了新的文化内涵，其远远超出这一社会阶层的生存方式本身固有的意义。从来只是个体经验的喜怒哀乐，仅仅与小日子相关的柴米油盐，属于私人生活的饮食男女，近乎于无事生非的家长里短，都因为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而有了新的内涵。社会巨大变革所带来的种种冲突，不仅推动了政治经济领域的变化，而且也或直接或间接地成为平民百姓日常生活各种矛盾发生的深层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小人物的小日子已不再是碌碌无为、琐碎庸常的同义语。作为最庞大的社会群体，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实质上构成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运转的底座，这使那些与普通百姓生存相关的、琐琐碎碎的生活变化，成了中国社会变革最深刻也是最有说服力的见证和标志。

虽说关注和表现普通民众的艰难人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优良传统。不过在许多作家的笔下，这种关注所构成的叙事却始终没有摆脱对“他者”的感觉。尽管有良知的作家们在自己的叙事中充满了对弱者的同情、怜悯和关怀，为他们的不幸痛苦、呼吁和呐喊，但是平民百姓作为作家笔下的“他者”，毕竟是一个被观照被叙述的对象，作家的“自我”与被描述的“他者”之间，始终存在着一段距离，一段由于生存方式和生命体验的不同而不是因为缺乏同情心所造成距离。这段距离造成了对“他者”的感受和理解的隔膜。同情也许能填补距离造成的空当，但是却无法让作家获得只有身处“他者”位置才能得到的那些虽然琐碎然而却是切肤的经验，更难以体认平民百姓由此形成的人生感受，即那些滋生在琐碎生活细节的乐趣和悲哀。

与“他者”隔膜造成最大障碍，莫过于对平民百姓理想愿望的漠视和无知。由于平民的理想追求往往与世俗的欲望纠缠在一起，由于他们的希望常常生成于对物质需要的想象，就像王安忆说的，这种理想或希望的特点是“每一天都有每一天的事情做，没有目标，却有着计划。眼睛只看那些看得见的，握不着的

不去想”^①，从而使平民百姓们的理想缺少甚至压根儿没有浪漫的气息和形而上的意味。把理想等同于“乌托邦”的作家们因此忽略了“他者”的愿望和追求，认为他们是没有理想的芸芸众生，平庸、琐碎、碌碌无为也因此成了描绘平民精神状态的专用语。于是，作家们的叙述一旦涉及“他者”的精神世界，便会不自觉地流露出居高临下的怜悯意味。从这个角度看大众文化，方可见出其不可替代的价值，那就是平民百姓的生活故事在大众文化的文本中已不再是一种关于“他者”的叙事，大众文化不是同情而是认同这种平凡、普通的人生，执著地张扬着世俗的“此岸”生命的意义和日常生活的价值，从而颠覆了精英文化为表现精神性的“彼岸”理想而否定“此岸”日常生活价值的传统。

也许是因为“意识形态”这个字眼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被赋予了过于沉重的分量，而大众文化从一开始就被视为一种浅薄的文化快餐，总之，大众文化的批评者似乎很少思考，除了单纯的娱乐消遣之外，它还会负载可以称之为“意识形态”的那种东西。其实，在大众文化的文本中，人们是可以看到具有“意识形态”意味的思想的，那就是大众文化所表现所张扬的“平民意识”或“平民性”，以及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在西方文艺复兴时代，这种平民化的“世俗性”曾经是人文思想的基本内涵之一，当年为表现世俗人生塑造的诸多艺术形象，今天早已成为世界文学史和艺术史上的“经典”。不过西方文艺复兴所表现的“平民性”和“世俗性”，主要是作为宗教“神性”的对立物被张扬、鼓吹的，而今天中国大众文化的“平民性”，显示的则是社会变革中芸芸众生的生活轨迹，是普通老百姓对日常生活的热爱和执著，是人生中最质朴、最真实的现实。从这种意义上说，以这种“平民性”的张扬与表现为特色的中国大众文化，所显示的其实

^① 王安忆：《上海方言剧里的人生》，见《寻找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年，第129～130页。

是一种新的审美模式和人文精神，更预示着后现代意义上的文化的多样和多元。

当然，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放弃对大众文化的检讨。作为一种以平民百姓的世俗生活为表现对象的文化，在张扬日常生活的意义和价值时，大众文化也潜藏着某种隐患。肯定此岸人生的意义，固然显示了大众文化有异于精英文化的别样视野和人生品味，但是当它将“此岸”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时候，却可能淡化甚至忽视了对世俗经验的反省和提升，为了肯定此岸人生的意义而轻视彼岸理想的价值。平凡人生的叙事因此可能与庸常琐碎混淆，世俗欲望的张扬也许会掩盖了对理想世俗性的检讨。从这个意义上说，大众文化亦有它的先天不足。与市场化的运作使现代文艺必然具有二重性一样，对世俗性的日常生活的关注也势必使大众文化既有表现此岸人生的积极性，又隐含着受此岸意义局限的消极性。

张贞从读硕士研究生开始，就关注大众文化的研究。她的硕士论文是讨论大众文化的“平民性”，博士论文又以“日常生活”为切入点，对大众文化作了更深入的探讨。两项研究都力图摆脱现象和经验的局限，跳出时下大众文化研究的通行思路，做出自己的回答。现在回过头来再看她的思路，似乎可以说这是一种在新的理论平台上展开的大众文化研究。这里所说的“新”是指，她对大众文化的思考正是从质疑某些根深蒂固的理论或观念开始的；对“平民性”和“日常生活”的关注，就是对大众文化人文内涵的追问。这也是我之所以要提及福柯的原因。当然，对于张贞来说，这只是一个开始，我期望也相信，在大众文化研究上她会有更精彩的成绩。

目 录

新版总序	王先霈 (1)
总 序	王先霈 (1)
大众文化人文内涵的追问 (代序)	孙文宪 (1)
导 论.....	(1)
第一章 “日常生活”范畴溯源.....	(9)
第一节 “日常生活”的本体性地位.....	(9)
一、作为本体存在的“日常生活” ——马克思、恩格斯论日常生活.....	(9)
二、原初性的“日常生活” ——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眼中的日常生活	(15)
三、“日常生活”与异化 ——卢卡奇和列菲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	(23)
第二节 “日常生活”的意义	(30)
一、人类历史的基础	(30)
二、个体再生产的家园	(34)
第三节 “日常生活”的特性	(42)
一、重复性思维	(43)
二、安全需要	(46)
三、模仿、类比与规范性符号系统	(49)
四、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原则	(51)
五、日常满足与过分一般化	(53)

第二章 西方大众文化理论中的“日常生活”	(56)
第一节 法兰克福学派：现代性背景下的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	(56)
一、在文化工业理论中被疏远的日常生活	(56)
二、在艺术世俗化理论中被接近的日常生活	(60)
第二节 英美文化唯物主义：大众文化中丰富、能动的“日常生活”	(63)
一、日常生活的丰富性	(63)
二、日常生活的能动性	(67)
第三节 消费社会理论：大众文化消费中的“日常生活”	(72)
一、被消费意识解放的日常生活	(72)
二、被消费意识制约的日常生活	(75)
第三章 中国大众文化之“日常生活”研究	(81)
第一节 精英文化、主流文化、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	(85)
一、精英文化对“日常生活”的悬置	(85)
二、主流文化对“日常生活”的改造	(90)
三、大众文化对“日常生活”的肯定	(95)
第二节 “日常生活”与当代中国大众文化	(101)
一、从彼岸到此岸：精英被大众改写	(102)
二、从对抗到交融：主流与大众汇合	(109)
三、从农村到城市：民间向都市转移	(117)
第三节 不同阶层的“日常生活”与大众文化分类	(123)
一、大众文化区分的日常生活根源	(123)
二、当代中国社会分层	(125)

三、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分类	(130)
第四章 世俗日常生活的意义——“日常生活”在大众文化中的表现形态之一	(135)
第一节 寻找“世俗日常生活”	(135)
一、中国通俗文学传统中的“日常生活”	(135)
二、中国当代市民阶层大众文化中的“日常生活”	(140)
第二节 从“世俗日常生活”看市民阶层大众文化的社 会得失	(145)
一、“作为老百姓讲话”与“‘寓教于乐’的当代变 体”: 大众文化的双刃剑	(145)
二、模式化与肤浅化: 重复性思维的矛盾体	(150)
第三节 从“世俗日常生活”看大众文化的精神特质	(155)
一、娱乐性与“消遣人生”的话语类型	(155)
二、商品性与“倚重市场”的运作模式	(162)
三、平民性与“回归此岸”的文化观念	(168)
第五章 日常生活审美化——“日常生活”在大众文化中的表现形态之二	(174)
第一节 消费社会与“日常生活审美化”	(177)
一、从传统美学到重构美学: 消费社会中审美范围 的扩展	(177)
二、从距离审美到即时审美: 消费社会中审美心理 的转变	(181)
第二节 “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身体力行者	(187)
一、作为一种生活观的唯美主义	(187)
二、作为一种生活姿态的新感觉派	(192)